

一部充满禅意的自传体心灵史

——读黄复彩散文集《风软一江水》

江 飞



《风软一江水》

黄复彩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2018年，承蒙唐先田老师关爱，邀我参加《安徽文学史》修订版的撰写，由我负责评论黄复彩的小说创作，借此机会，我系统地阅读了黄老师此前的诸多作品，从早期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墨荷》（1982），到长篇历史小说《梁武帝》（2011），再到长篇小说《红兜肚》（2007）和《墙》（2018），以及《和悦洲，小上海》《乌篷船》等散文作品，由此形成了我的基本看法：“作为一个‘佛门里的作家，作家中的佛门中人’，黄复彩具有一种‘转眼看世间’的独特能力，这使得他既能够以佛教的眼光审视俗世人生，也能够以世俗的角度旁观佛门中的人事，在佛门与尘世之间发现并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从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这在当代安徽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殊为难得。”这个看法至今未变。

可喜的是，自《墙》出版之后，古稀之年的黄复彩依旧怀着一颗少年心，“蓬勃而不肯安分”，“为自己的心性而努力着”，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喷涌而出，在《散文》《天涯》等各大知名报刊发表，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展现出新的探索和新的境界。刚刚出版的第七部散文集《风软一江水》，正是其转眼看世间的又一次生命创造，朴素，真诚，既是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回望，也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既是来来往往的个人生活史，也是起起伏伏的大通古镇史，归根结底，是一部充满禅意的自传体心灵史。

相较于小说，散文可以说是心的写作，没有心灵的袒露，就没有散文，鲁迅、朱自清、沈从文等现代散文名家的话语实践早已将散文证实为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自由的显现方式。这种“自由”不是天马行空、放荡不羁，而是苏轼所言的“随物赋形”，随物赋形是流水的品质，是智者的情怀，也是作家的本事。很显然，黄复彩是深谙此道的。“风软一江水，云轻九子山。画家浓淡意，斟

酌在荆关”（查慎行《早过大通驿》），作者以“风软一江水”为书名，又反复书写鹤江、青通河、秋浦河以及龙山风水，这些江水河流见证了作者从大通到池州再到安庆的生活历程，收藏了他童年的痛苦与欢乐，更串联起他绵延不绝的精神谱系，真正成为了永不干涸的岁月之河、生命之河。可以说，整部散文集都氤氲着浓淡相宜的江南水汽，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努力追求一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澄明境界，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按其所言，这本书稿的上部“故乡的河”是以童年视角对故乡生活的观照，下部“过去的足迹”是他近些年行走大江南北的随记，无论是出走还是归来，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作者念念不忘的始终都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山水自然、风物人情。道不远人，禅在人心，一切都在主体对自然风物的参悟与赞美之中，在对人情世相的体认与感怀之中。一株从墙里探出头来的桃花（《桃花》），一只突然飞进家里的画眉鸟（《一只画眉鸟》），一只以某种神秘意义出现在生活中的螳螂（《螳螂》）等等，都给作者以遐想，以启示。在他眼里，一口井的存在就是一片历史的存在，“井的存在，向世风日下的社会树立了人生的标杆：它不以人的赞誉而改变其洗濯之性，不以人之污损而改变其洁净之风”（《一口老井》）；从庙前镇的一座彩虹桥上，他看到了“人的精神，不屈于自然，也不屈于人自身，唯能如此，方可立于苍穹大地。”（《庙前的雨》）由此，我们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心与境的统一，进而想到的是作者内心的平静和对天地万物的深情，这便是禅意。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面对自然的同时，也在直面内心、发现自我，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发掘和呈现那些“单薄而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家境的贫穷，社会的歧视，父母的争吵，学业的中断，让单薄、早慧、敏感而自尊的少年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与郁闷，由于过早地体验到艰难困苦、人情冷暖，而形成了“激情、冲动，却又郁郁寡欢，自怨自艾却也不甘妥协”的性格。而在发现自我的同时，作者更发现了诸多他者，如开辟家庭博物馆的钱和生（《一条大河波浪宽》），画油画的徐文卫（《油画》），大喊“拉出来”的体育老师胡作西（《奔跑的篮球》），挑水工人老陈（《挑水的老陈》）等等，最动人的我以为还是梅怀明和父亲。棉匠梅怀明总是及时出现在作者人生的至暗期，不仅慰藉了“我”的童年，更在滂沱的大雨中，独自驾着一艘木船，救“我”于洪水之中，这是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被飓风卷入时代汹涌洪流里的父亲，不善言辞却有着独特的清气与风骨，“得罪了他该得罪的人，也赢得了他该赢得的

尊重”，“我”曾经觉得父亲真是这世上最可恶的人，“把所有的怨恨都算在他头上”，而当他离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像一条老船，父亲把我们都一一送到彼岸，而后再慢慢沉入海底，永不复见”。这是作者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这世间的真情，就像“小菜园张家”在每年除夕清晨送来的那蓝水灵灵的蔬菜一样，散发着清新的香气，简单质朴，充满生机，温暖人心，也治愈人心。

“时间之河中往来的人物熙熙而来，又攘攘而去。”（《一条船，父亲母亲和我们》）作者既是为自己留下生命印记，也是为那些来去匆匆的人物留下痕迹，为人世间的美好情意留下文字。他坐在那艘往来于鹤江两岸的渡轮上，想起六祖慧能的话语“迷时师渡，悟时自渡”，其实无论迷时还是悟时，作者所能凭借依赖的唯有自渡，以自然为师，以他者为师，以生活为师，在山水人物的亲近与人生世相的洞察中去感受真善美，去体悟佛法禅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一方面以其亲身经历“入乎其内”，另一方面又以其文学写作“出乎其外”，按王国维的说法，“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苦难的生活或许造成了我们心灵的残缺，但写作却可以修复自我心灵——我想这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写作的意义所在！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作家不应只是个人心灵的保姆，而应当是整个现实世界的回声；文学不应只是个人放纵的低语，而应当是人类真善美的共声”。因此，我个人比较喜欢《宋村瓦相》这一篇，由个人延展至人类，由乡村延伸至城市，回忆知青生活的温暖片段，反思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挤缩在城市密集的高楼隙缝中，当日渐浑浊的空气和喧嚣的噪声让我们不得不时时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和环境增速恶化的危境时，渐至消失的村庄却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圣地。社会发展至今，在不断塑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塑造了关于文明的更加野蛮而凶悍的阐释。”这是切中肯綮的洞见。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如果从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困境来说，或许也是一部“退化史”，文明的野蛮或野蛮的文明，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现代人挥之不去甚至越陷越深的梦魇，无怪乎作者最后质询道：“对于真理与荒谬同时存在的时空，匆匆如过客般的人类还有什么话可说？”是的，作为人类我们无话可说，但黄复彩分明又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像矗立于石片瓦上的瓦松那样，“相互依持，卓然而立”——这是作者给予人类的忠告，也是这本书指向未来的价值所在！

9月20日，黄复彩最新散文集《风软一江水》首发式在铜陵市第三中学五松书院举行。首发式由铜陵市作家协会牵头举办，专家、作家、嘉宾及文学爱好者共同进行了座谈。

会上，黄复彩先生分享了《风软一江水》的创作历程以及以铜陵大通古镇（和悦洲）为轴心进行创作的缘由。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飞就作品的文学价值、艺术特色等作主题发言。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曹应东指出，《风软一江水》中既有对大通和悦州风物的诗意描绘，也有对平凡人物命运的深刻洞察和人生行旅的记录，作者的每一个字都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思考，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作者与心灵与时代对话的体现，展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素质和担当。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副刊部主任魏振强说，《风软一江水》流淌着淡淡的悲伤，具有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质地和品格。忧伤不仅是个人情绪，也是对时代，对万物的一种怜悯，一种共情。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三友、铜陵市政协原副主席余恩有、铜陵市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张文林、九华山文联主席陈寿新、铜陵市作协副主席徐余刚等也做了发言，分享自己对《风软一江水》的阅读体会。

胡海

散文集《风软一江水》首发式在铜陵举办

